

现代都市激情系列



索飞 著

极乐姑娘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极乐姑娘

索 飞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极乐姑娘

作 者：索 飞

责任编辑：胡卓识

责任校对：胡卓识

装帧设计：大 风

出 版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：130021 电话：5638648)

发 行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：长春电影制片厂附属企业总公司印刷厂

开 本：850×1168毫米 32开

字 数：400千字

印 张：18.75

版 次：1997年12月第1版

印 次：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00001—20000册

书 号：ISBN 7—5387—1159—7/I·1110

定 价：25.00元

目 录

第一章 雨夜劫难 (1)

她从没想过一个男人会对她做这样的事，害怕和愤恨使她眼前越来越黑，就要昏死过去。没想到，有一件意外的事就发生了……

第二章 飞来的影星 (22)

宁导刚要说“停”，猛可之间，忽然看见一个人影从树林中窜出，像一道黑光一般，从眼前闪过，以罕见的速度冲到了断崖边上……

第三章 神秘的病房 (41)

孝玉觉得自己的胃里打翻了调料罐，一时间不知是个什么滋味。李大姐笑了一声，说：“好啦，现在，该跟你说说你的任务啦。”

第四章 第二桩人命案 (60)

孝玉回头一看，也傻了眼。只见那个刚才还穷凶极恶的人，此刻已经软软地委顿在地上，再也不动了。他的后背上，明晃晃地插着一把刀……

第五章 弱女复仇 (79)

女犯们都睡着了，黄灯也把被窝整好，要孝玉钻进去，充任她的“相好儿”之职……忽然，监房里传出一声惨叫，把女

犯们从睡梦中惊醒……

第六章 晚会幽灵…………… (99)

一种成功的喜悦，使他们脸上生出了红晕，心里也生出了情欲。搂在一处，他们还在笑，还准备着上床亲热一番。不知为什么，一股阴冷之气无声地袭来，使他们的笑脸僵在那里……

第七章 取保候审…………… (121)

李明莲本来也要上来，帮他把孝玉按住，然而她没有动。因为，就在这个当口，外面蓦然响起了脚步声，紧接着，便听到了一阵激烈的敲门声……

第八章 露出毒牙的男女…………… (141)

如同鬼魂在驱使着，她一点点上前，到了床边，伸手猛地把单子掀起。立刻，李明莲的光光的身子展现在眼前，在她丰满的左胸上，有一个深深的刀口，鲜血正从那里喷涌出来……

第九章 孤星血泪…………… (161)

在所有那些学员中，孝玉最注意的就是那个叫白丽丽的女孩。出奇的苗条，惊人的白皙，像公主一样骄傲，像白天鹅一样高贵。可就是她，给了孝玉最致命的一击……

第十章 白马王子…………… (181)

一个村妞，居然登上了大雅之堂，而且，演起主角！白丽丽眼看孝玉成功，直气得冒了烟，眼看就要着火……

第十一章 散不去的鬼影…………… (200)

白脸如纸，长发随风，正是李明莲站在那里，一双眼睛发出荧荧之光。好像是她一直站在那里，无声地笑着。一张血盆大嘴里，露出的却是白森森的两排牙齿……

第十二章 爱情陷阱 (220)

就像快淹死的人抓住了救生圈一样，孝玉抓住了爱情。再也不能松开。她从来也没有想到，自己会有这么强烈的情欲，在那小小的身子里，竟然会涌出如此惊人的爱的激流……

第十三章 血腥中的演艺圈 (240)

一个满脸是血的人冲了进来，张开双手，连他的手指缝上都有血，孝玉吓得尖叫起来……“别害怕，我不是想吓你，”他朝孝玉喊道，“我只是来告诉你，来参加我们剧组吧，你演主角！”

第十四章 寻找征服世界的武器 (261)

好像他是戴着一个假面具活着，洗澡的时候也不摘下来。刚才他那一堆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似乎是在鼓励孝玉，可是，孝玉同时却感觉到，他那是一百杀威棒。

第十五章 微笑后面的深渊 (281)

在一声撕心裂胆的尖叫声中，东东的身子跃过了栏杆，跃过了孝玉的身子，直朝下面掉了下去，就像一块沉重的石头，她的圆圆的身体穿透了画布，穿透了安全网，带着一声沉闷的巨响，落在了大理石地面上……

第十六章 夜空里的爆炸 (302)

孝玉睁开眼一看，见前面站着一个人，黑衣黑裤，黑布裹头，只露出一双闪电般的眼睛，直射过来。孝玉几乎开口叫了出来：“啊，黑衣人……”

第十七章 以毒攻毒 (321)

无论如何，她要坚定地实现自己的目标，那目标，在以前还不是十分明确，现在却是像太阳一样明晃晃地摆在她的眼前

了，那就是：她要成功，要做出点事，让他们所有的人都看看，都把他们气死才好。

第十八章 爱情磨难 (341)

已经是后半夜了，她还是不相信自己会有这样的命运，居然得了个真正的金鸡奖……

第十九章 押寨夫人 (361)

单间里只剩下孝玉和冯远哲两人了。孝玉一口一个“独身主义者”地叫着，跟他谈起了文学。冯远哲忽然抬起眼，轻轻地问：“一会儿你到我那儿坐坐，成吗？”

第二十章 独身主义者的绝唱 (382)

面对着她的裸体，他的眼睛更冷漠，脸上更严肃了，好像是，他是在面对着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，一种人类少有的审美现象。他一下子跃起，朝着孝玉的身于扑上来了。孝玉眼前一黑，心里只闪过了一个闪头：“我命休矣！”也就是在那一刹那，她看到了人类的最恐怖的表情……

第二十一章 一头奇怪的狼 (401)

孝玉木立在那里，直对着已成废墟的那间看林小房，拿着《押寨夫人》的剧本，表情那么空洞，又那么明朗，好像是在一个不为人知的时刻，她得到了神谕……

第二十二章 调虎离山引来的鬼魂 (421)

木风琴完全失去了意识，失去了起码的反应能力。只是在那恶鬼一把推开了窗户，伸出一双枯手，朝着床上摸来，摸到了她的脸上时，她才猛然惊觉般地跳将起来，发出了汽笛一样的叫唤……

第二十三章 绝望 (440)

孝玉朝床上急挪，像是要躲开他，摆脱他的抓击，仿佛，此时他的手上充满了毒液。他，不再是她的丈夫，不是燕承风，而是完全不相干的人。

第二十四章 血泪冲洗出的影后 (460)

在孝玉的感觉里，自己一夜之间，就从一个女化子变成了影后。这说明了什么呢？她明白，自己一生的命运有一个密码般的东西，就在这个变化之中……

第二十五章 影后恩仇记之一 (480)

白丽丽的婚礼正式开始了……白丽丽被人搀扶着拾级而上，众来宾都静了下来，因为，他们也都觉出了，是少了一样东西。不是东西，而是一个人——新郎官！

第二十六章 影后恩仇记之二 (502)

卢星苹这时已知道，检察院之所以把她查扣，是因为，他们查到了她偷税漏税的证据。那证据是怎么来的，又是如何引起检察院注意的，却永远不得而知了。

第二十七章 真爱与她失之交臂 (522)

她的心里明白：是他的纯洁，那种在当代的男人身上几乎找不到的纯洁与善良，已经植入了她的心底。正是这种意识，让她从灵魂深处受到了感动，只要她还有良心，还有爱意，就不能不哭了……

第二十八章 影后恩仇记之三 (543)

此事的结果，蒋兰被判处五年徒刑，缓刑五年。汪庆义虽然被救活了，从此却留下了一种后遗症：不能吃任何液体的东

西，只要一吃，准大呕不止……

第二十九章 乐极生变 …………… (562)

三把两把，他剥光了孝玉的衣服。将孝玉的裙子撕成了七八条，左一道右一道，将她四脚攒蹄捆了起来。在她的下面，就是那一系列高压电线，听得出电流的嗡嗡之声……

第三十章 此情悠悠 …………… (581)

孝玉的眼睛，亮晶晶地睁着。她看着那墓碑，把身子挺得笔直，两个肩膀沉沉地垂下，似乎只有这样，才能跟那墓碑的形状和它所带出的神情相和谐，相对称了……

第一章 雨夜劫难

她从没想过一个男人会对她做这样的事，害怕和愤恨使她眼前越来越黑，就要昏死过去。没想到，有一件意外的事就发生了……

每年这个季节，都有一些少女被人贩子骗奸，然后卖到遥远的外地。

在那个人贩子来到村里之前，驴磨坪的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，因而，也就没有多少烦恼。地处赣南最贫穷的山沟里，驴磨坪的村民们心态平静如水。他们吃糙饭，穿布衣，没见过谁家发财，也很少发生过偷鸡摸狗的事。一百多户人家，只有田村长趁一台黑白电视机。有事没事的，村民们收工回来，端着碗红薯粥，边喝边到村长家来瞧电视。有时人太多，电视得搬到院子里来放。碰上停电，没得电视看了，老少爷们还是朝村长家这边聚，为的是聊一聊天，打发漫长的夜晚。今晚就是这个情况。由于停电，太阳刚一落山，山沟里便黑下来了。十几个庄稼汉蹲在田家院前，在那棵大柳树下，抽着烟袋，谈论着昨天电视里演的《三国演义》。这时，就看见西边山梁上走下来一个黑影。

暮色苍茫中，那黑影少说也在一里地开外，根本看不清它

是什么。有人说是一头驴。也有人反对，认为驴不可能有那么高，走道也不会是那个架式。不一会儿，那东西走到村口了，慢慢地来到了大柳树前，众人才看出原来是一个人。是一个驼背，脑袋却大如箕斗，还肩扛着一个大包袱，难怪刚才有人把他当成了怪物。待看清是一个陌生的外乡人，大家都把手里的饭碗和烟袋放下，慢慢地围拢上来。那人用一种怪怪的外乡口音问村长家在哪儿。好几个人同时朝那大院子指了指。然后，更多的人便随着他朝村长家走了过去。院子和屋里黑黑的，那人进去后便没有什么动静了。不多会儿，来电了。再看上屋明晃晃的窗户上，映出了两个亲密的人影。那是田村长已经跟那外乡人坐在板炕上，喝起了酒。

第二天，全村的人便都知道了，昨黑来的那外乡人姓范，是省城里的一个干部。这回，是特意为招工的事找到驴磨坪村的。他拿出来，不光有乡政府开的介绍信，还有数不清的烟酒礼物。田村长为人老实厚道，自然是陪那老范多喝了几两，同时，也就把事情定下来了。老范不是一般的招工，而是负有一个特殊使命：本省现在准备跟广东省合作，在深圳办一个合资企业，专门生产电子元件，要大量招收农村女青年。说起待遇，真是让驴磨坪的庄稼人心动：谁要给招上，每月能挣三百元，合资厂还要为她办农转非户口。这也就是说，有可能在一夜之间，这个农村土妞便要变成了城里人，一个月挣的钱超过了庄户人家一年的收入。“还有哩，”田村长在村民大会上，叼着烟袋锅子说话，口齿不清，语意却更见分明，“哪家妞招上了，人家老范同志当场兑现，先给发一个月的工钱。我说对不对呀，老范同志？”老范说：“对对对！”已经把成捆的钱掏出来了。驴磨坪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，眼睛直了，心都不会跳了。

总共有六个姑娘给挑上了，立刻，她们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山沟里的生活是闭塞的，可那台黑白电视早就把村妞们勾得魂不守舍了。睡梦里，她们都想着大城市里的事，尽管怎么也想不清楚。最积极要出去的，是村长的女儿田海秀，她也最大，今年已有二十一。最小的叫吴孝玉，刚刚初中毕业，十六岁还不到。邱增华外号叫俊妞，家里人已经要给她定亲了，她还是死活非要去深圳，自打定下来那天起便买来了小镜子，天天练着化妆打扮。赵金花，魏小妹，还有那个最爱看小人书的孙春梅，都开始憧憬起未来的大城市生活了，一点儿想家的念头也没有。她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身材好看，脸蛋漂亮。虽说喝的是苦井水，吃的是黄糙米，赣南山沟里的姑娘却天生有一股纯朴的娇美。这几个姑娘，更是白嫩可人，好像是在娘胎里便做过了美容。老范让她们都在一份合同上签了字，给了她们每家三百块钱，便在六家父母的千恩万谢中，领着她们出发了。从他进村到招完工，只用了一个星期还不到。

“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，

“往前走，莫回头……”

村长特意派了周发金赶驴车送他们，发金当然乐意，因为他想顺便再到县城办点自个儿的事：要买些果树苗，来年他想开一个果园。老范说他要把人领到县城坐长途汽车，再到赣市去坐火车。要是出村顺着河套走大路，得走上八十里地。为了抄近，周发金便赶车走上了那条山道。这样算来，可以少走二十里，用不了天黑也就到了。一路上姑娘们有说有笑，不住嘴地唱。老范跟周发金也聊得很痛快。发金说他要学学果树技术，老范说县里有学习班。发金便说他要上学习班。老范说那得花一个星期哩，问村长是不是同意。发金乐了：“村长想跟我合

极乐姑娘

着包山种果树哩，他哪能不同意？”到了晌午，还没觉得怎么饿，老范非要周发金把车停下来，在路边的一个小馆子里吃饭。周发金不会喝酒，老范再三劝他喝，结果，发金足干了一瓶啤酒。姑娘们头一回喝上了可口可乐，觉得味道好怪，却也非常好玩。接着赶路的时候，周发金开始吐酒了。

没想到发金的酒量如此不济，老范嘲笑他，姑娘们也有点看他不起。总之，他们都没拿这当回事，以为吐过了一会儿，车老板便会继续赶车，什么也不耽误。没想到，越往前走，发金的情况便越糟糕。最后，干脆倒在地上再也不能起来了。老范着急，姑娘们也跟着犯愁，因为，眼看得日影西斜，他们还有一半的路要走呢。没办法，老范让姑娘们帮忙，把发金架到车上躺好，还给他盖上了一条麻袋片。然后，笨手笨脚地，他亲自操起了鞭子，赶起驴车来。姑娘们原本想笑他，说也奇怪，慢慢地，那老范赶车的架式，便一点也不比周发金差了。简直可以说，比发金赶得还有模有样，把两头驴收拾得服服贴贴，顺顺溜溜，沿着山路一直跑将起来，把熟悉的山乡远远地抛到了后边。眼见得山更深，林更密，再没有别的景致变化，姑娘们渐渐地看烦了，有些困倦，想闭目养会神。不知不觉便都睡着了。

驴车猛地一停，把姑娘们全都惊醒了。睁眼一看，人人都发了愣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天已经黑透，周围是又高又大的山，和阴沉沉的森林，看不出任何有人烟的意思，更别说什么城镇。姑娘们再看停车的地方，发现那里有一个奇怪的建筑。如果不注意，会以为那也是森林的一部分。实际上，它却是一座大房子，用树皮和茅草搭建而成。二十多年前，有一个上海知青垦荒队来过这里，想在深山老林中开辟出一个全国最大的林场。结果

自然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干成，只是留下了几座奇形怪状的工房。经过这么多年，别的房子渐毁于风雨侵蚀，唯有这座树皮屋得到大自然的呵护，几乎完整地保存了下来，虽说房上也长满了长草小树，看上去跟一片丛林没什么两样了。奇怪的是，那看上去像是一万年也不曾有人住过的屋子，本来黑黑的，静静的，当驴车刚一在房前停下时，破烂的窗户上却亮起了灯。接着，姑娘们便听见了一声咳嗽。老范下车，到门口处敲了一下，门便呀地一声开了，从里面探出了一个脑袋。低声跟老范嘀咕了几句，那人又进去了。这边，老范赶紧招呼姑娘们进屋，七手八脚地，把周发金也抬了进去。

这是一间又大又低矮的屋子，空洞、阴暗，没有任何的家具，也没有一丁点儿住人家的气息。但是，分明有一张板铺摆在屋子的正中，上面堆放着行李卷，也堆满了罐头、干菜、腊肠、方便面之类的方便食品。只有靠近窗户的台子上摆放着一根蜡烛，闪着一小团暗淡的昏黄色的光。借着那光亮，还能看出在房间的远处一端，有一面树皮墙，似乎在墙的那边还有一个间隔屋。房主是一个又高又瘦的中年男人，有一双相距很近的眼睛。用这双眼，他盯着姑娘们看了几秒钟，问：“就这六个？”老范忙道：“是，就这六个，都是百里挑一的。”姑娘们有点怕这个人，避开他的目光。那人又瞧了周发金一眼，皱着眉头，使人以为他要开口大骂。可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朝墙角摆了摆手。老范忙招呼姑娘们帮他，把发金拉到了墙角处，用一块树皮把他跟这大屋子隔开了。发金已经昏迷不醒，嘴里不停地咕嘟着胡话。老范到另一墙角处，掀开席子。原来那里还有一口水缸。他从板铺上找出一个杯子，舀了点水，让海秀慢慢地喂发金喝了。

老范支使几个姑娘做饭，也就是在屋前用石头架起粗铁锅，生起火来，烧些开水，把那些方便食品蒸煮一下。这期间，那个高瘦男人不知去哪儿了，好久没再露面。等他再出现时，老范已经让姑娘们把板铺收拾干净，摆上了大碗小碗的面和菜，还有几大盘切好的香腊肠。老范兴致很高，不时地招呼姑娘们的名字，让她们吃好吃饱。高瘦个儿无声地坐了过来，位居正中，手里还捏着一瓶酒。他自顾自地饮酒，谁也不看，只是偶尔从鼻孔中喷出一股冷气，朝着天棚翻一会儿白眼。老范分明很馋那酒，时不时地朝那酒瓶打量一眼。高瘦男人只是听着老范在那里跟姑娘们高谈阔论，一声不吭。姑娘们都感到了他的阴沉，虽然有老范在那里引着说话，可什么都不敢说，甚至不敢笑。老范对高瘦男人说：“哎，常林，你也吃点菜呀。”显出了一副巴结模样。那常林的瘦脸一丝笑纹也没有，跟老范的满脸堆笑形成对照。他没理老范，忽然对海秀看了一眼，又瞪着窗外，陷入沉思。这边老范给姑娘们讲起一个笑话，以图缓和气氛。常林猛地把老范的话打断了，将酒杯递过来，让姑娘们喝酒。那是烈性白酒，一闻味道便受不了，姑娘们自然不喝。老范不知为什么，变得很害怕，劝姑娘们接过酒杯。情急之中，他甚至想把杯子接过去，做个示范。常林粗鲁地把杯子从他手中夺下，只要海秀先喝。

姑娘们害怕了。田海秀先喝了一口，虽是像蜻蜓点水，还是呛得咳了起来，脸顿时红如着火。接着，邱增华、赵金花、魏小妹都喝了。孙春梅不但喝了最大一口，看得出，她还能再喝。只有吴孝玉迟迟不接那杯子，眼见得常林的瘦脸变色，眼睛立起来，大伙的心都提起来了，她才流着泪，喝了一小口。“不行，再来一口。”常林说，这也是他对姑娘们说的头一句话。声音低

沉，却有一股冰冷的力道。姑娘们都不由得哆嗦了一下。孝玉又喝了一口。这一口太大了，她一下子起身，跑出门去，在外面吐了起来。

夜深了。屋里屋外静得如同古墓。姑娘们一点食欲也没有，眼睛都睁得大大的，却不知朝哪里看。她们真想离开饭桌，躲开古怪的瘦高的叫常林的这个人。可是，他还在喝酒。显然，没有他的话，谁也不能离开。老范不停地吃，不停地说，空空的屋里回荡着他的难听的咀嚼声。

常林一摆头，老范立刻住嘴，不敢再多出一声。看了姑娘们一眼，常林阴沉沉地朝老范丢了个什么眼色。老范便张罗着要姑娘们睡觉。在屋子的西边，有一大捆茅草。姑娘们把草摊开，就算作临时的睡铺了。本来又困又累，谁还顾得上什么舒服不舒服，横七竖八地便躺下了。透过破窗洞，能看到外边的黑黑的树影和一小块墨蓝色夜空。窗台上的那支蜡烛快燃尽了，角落里更加昏暗。常林还在喝酒，眼睛不时地朝门口那边瞪着。夜风吹过，在林中引起一阵怪响，经久不逝。姑娘们早已睡熟，不知道会出什么事。便在此时，门口处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。常林的眼神立刻尖锐起来。他示意老范去看看。老范也很紧张。他走到门口，先透过板缝朝外窥探一会，才把门打开一条缝。在门外嘀咕了几句，他引进来一个人。是一个年轻小伙子，秃头，有一双奇大的眼睛。他衣衫破烂、满身灰土，看样子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旅途劳累，好几顿没吃没喝了。一见板铺上的食物，他眼睛瞪得比饭碗还大，一步跨过去，恶虎扑食一样猛吞起来。常林对他的举动并不在意，甚至也不多看一眼。最后，那小伙子竟从常林手中夺过杯子，一饮而尽。常林也恍若不知，一声没响。吃饱喝足，小伙子把碗筷一推，伸手从常林怀里掏出万宝

路香烟，大口地抽起来。

“怎么这么多天？”常林问。

“嗨，别提了。”小伙子说。

“弄来几个？”

小伙子没答话。门又开时，老范从外面拖进来一个巨大的帆布口袋。是探矿工人常用的那种袋子，可以装衣物及一切日用杂品。袋口扎得紧紧的。老范费了一番工夫，才把它打开。慢慢地，把袋口褪到一小半儿，便露出了三个东西。是三个小姑娘，瘦小枯干，虽说有十一、二岁左右，看上去像是比猫也大不了多少。她们的脸都是黑的，头发都乱如糟麻。个个都瞪着眼，显出惊恐万状的样子。由于饥饿与劳顿，她们给人的印象是三只没有长毛的小鸟，脖子那么细，只是用一根线跟脑袋连着。一瞧见那小伙子，她们更害怕，都张大了嘴，眼看就要因为极度的畏惧而死了。小伙子笑了一下，走过去，一把一个将她们抓了出来，放到地上。她们见到吃的，如同见到了人生的奇迹，再也顾不得许多，伸手便要去抓。小伙子一笑，她们激灵灵打了个冷战，一时不敢再动。一方面是害怕，另一方面是太想吃，结果，她们眼看就要神经错乱了，嘴里吐着气，发出了可怜的、烦人的、最绝望的抽泣。常林示意老范，老范便把剩饭朝她们递过去。可是，她们虽然要被吃的欲望折磨死了，还是看着小伙子，一时不敢动弹。小伙子骂了一句，她们顿时如遇大赦，一声嚶叫，一齐朝饭桌下手，差点没把整个铺板拆烂打翻。老常冷眼看着她们的狼狈相，把最后一杯酒推开。老范这才抢过去，将酒杯抄起，一饮而尽。

“就这几个？”常林问。

“这还差点出事哩。”小伙子说。